

罗马帝国与海盗

李大维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为当前打击海盗提供借鉴和参考,就罗马帝国时期海盗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海盗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当时海盗已影响到罗马帝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罗马帝国采取组建帝国舰队、特设专职官吏等措施打击海盗;蛮族海盗的入侵加速了晚期罗马帝国的灭亡。

关键词:罗马帝国;海盗;蛮族海盗;地中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 K54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2-0119-06

罗马共和国末期海盗势力日渐猖獗,他们不仅制约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对罗马霸权构成挑战,故此,罗马曾几度出兵镇压海盗。罗马帝国建立后,受内战影响,海盗活动依然频仍,针对海盗遗患,罗马帝国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海盗活动,成果显著。有关罗马帝国与海盗问题的史料散见于塔西陀、阿庇安、斯特拉波等古典史学家作品;此外,对部分岛屿、海盗基地、海盗船只的考古发掘也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上考察海盗的形成与威胁。

基于上述史料,国外学界有关罗马帝国时期海盗问题的文章迭出,但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就海盗基地、海盗分布、海盗船只等具体问题分门别类研究,鲜有从宏观上探讨罗马帝国与海盗关系的论著;国内学者就罗马与海盗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时期,普遍承认帝国时期海盗活动偃旗息鼓,但对个中原委则有欠付度。本文试就海盗活动对罗马帝国造成的威胁,罗马帝国打击海盗的措施及影响,蛮族海盗入侵下的3世纪帝国等问题作一阐述。

一、海盗的成因及其威胁

(一) 海盗的成因

古代地中海地区,海盗的频繁出现有其特定的

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

第一,该区域的海盗活动由来已久。修昔底德在论及海盗劫掠行为时说:“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大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1]。文中,修昔底德直言不讳地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趋之若鹜是海盗活动的最基本成因。

第二,地中海地区各国尤其是希腊和罗马多为山地或丘陵,这种地理环境不适宜农耕,但海岸线绵长,其沿海居民主要以狩猎或捕鱼为生。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无法保证温饱,为生计所迫,这些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居民往往会沦为海盗,而地中海,尤其是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也成为海盗活动天然的庇护所。

第三,罗马共和国末叶,海上商业交流的蓬勃发展也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伴随罗马的征服,海内咸服,无论是道路交通欠发达地区抑或濒海行省,海洋是这些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的纽带。在罗马帝国领海之上,各种满载货物的商船泛行其间,它们自然成为海盗劫持的对象。

第四,海盗猖獗也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社会矛盾

收稿日期: 2009-12-08

作者简介: 李大维(1980-),男,满族,辽宁锦州人,白城师范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激化的结果。罗马在征服周边国家的过程中,造成了大批一贫如洗、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也有部分居民并不臣服于罗马,他们时刻筹划着反对罗马的起义,贫苦的自由民和奴隶也常常群起响应。由于战争的缘故,许多人丧失了生计和家园,陷于赤贫,因此,“他们不能在陆地上收获,就在海上收点东西”^[2]。此外,罗马帝国周边各族的统治者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集团,为继续其政治倾轧,也会成为海盗的支持者。

(二) 海盗的威胁

就海盗规模,如西西里岛海盗,在公元前1世纪,该地海盗控制1000多条船只,据此估计,海盗人数以万计,虽然他们一度为庞培剿除,但在罗马帝国初期,其残余势力仍逾千人。罗马帝国统治薄弱的边境沿海一带,如黑海沿岸,在公元1世纪“这里(黑海沿岸的派西斯港)有400多名士兵守卫”^[3],仅1个港口就动用如此数量的士兵守卫,据此也可以窥见黑海一带海盗人数甚众。除上述大规模海盗之外,其他地区如地中海诸岛屿也有小股海盗活动。这些游离于政府统治之外的海盗或海盗集团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第一,海盗严重威胁罗马帝国粮食供给的安全。由于耕地较少,首都罗马城及附近城市的粮食供给要依赖北非和西西里进口,粮食的驳运线路就是海路。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前期,海盗活动横卷整个地中海,“他们大肆劫掠运往罗马的粮食和财物,致使罗马城的小麦供应频频吃紧,粮价暴涨引发了城内居民的恐慌”^[2]。为此,元老院派庞培剿灭西西里的海盗,虽然他暂时平定了这里的海盗,但是并未根除海盗势力对罗马粮食运输体系构成的威胁。奥古斯都成为元首之后,旋即向罗马人民许诺把罗马城建成一个“大理石”的城市,他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与社会治理工作。但盘踞在黑海地区经爱琴海到意大利和北非经地中海到罗马这两条粮食运输线上的海盗,大肆劫掠海上粮船,致使罗马城居民的温饱难以保障,城内居民屡屡因粮食短缺问题发生暴动或骚乱。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元首的威仪和奥古斯都城市建设项目的实现,更是政府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海盗严重影响罗马帝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地中海、黑海是罗马帝国的主要海域,地中海连接罗马帝国各行省,黑海是罗马帝国与东方国家的交通枢纽。在上述海域,海盗潜伏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和

沿海城镇并以之为基地,频繁出没于各主要航线,其劫掠活动甚嚣尘上。在红海和波斯湾,海盗甚至把腓尼基的许多市镇变成海盗据点。海盗势力已然对罗马帝国海上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不仅使普通百姓望洋兴叹,惧怕海上航行,而且严重制约了国内外商贸活动的顺畅开展。尤为严重的是,海盗影响罗马帝国社会秩序的稳定。海盗规模庞大,拥有较先进的舰船和经验丰富的船员,以西西里海盗为例,共和国末期至帝国初期,“他们拥有舰船1千多只,400多个城镇受其控制”^[4],正如阿庇安所述:“成队的海盗在首领的指挥下出动,进攻未设防的市镇,攻克它们,大肆劫掠,把比较富裕的公民劫持到他们隐匿的港口里,扣押他们,以索取赎金”^[2]。此外,海盗还隐匿在濒海的城镇和乡村,不仅对这些地方的社会治安构成潜在威胁,也存在着使之成为海盗基地的可能性。如黑海沿岸的考卡苏斯,“此地土壤贫瘠、港口狭窄、海岸线曲折,乡民多以海盗为业,他们活跃于春夏两季,至秋冬时节则将船只藏匿山林,以待来年复始”^[3]。

第三,海盗是罗马帝国边境安全的一大隐患。除陆上疆界以外,罗马帝国多以海洋或河流为自然疆界,这些水域也是海盗频繁出没之地。一是,海盗占领一些沿海地区,建立边境据点或与临境各邦勾结,对罗马帝国主权构成挑衅。以黑海为例,它是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分界线,该区域的政治势力犬牙交错,海盗通常会在罗马统治权力的真空地带活动,许多海盗不仅占领城镇、霸据一方,还得到了一些敌对邦国的支持,伺机进犯罗马帝国疆界。二是,海洋与河流是军队调动和后勤供给的重要通道,维护这些交通线路的安全、打击海盗对这些运输线路的滋扰,有助于确保军用物资转运与情报信息传递的安全。在日耳曼、不列颠、小亚细亚等一些罗马尚未修建道路的地区,水运是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基于防御边境的需要,帝国军团士兵调防尤其是粮秣转运都要沿地中海、莱茵河、多瑙河这些水路而行,抵达其边境驻地。如老德鲁苏治理日耳曼时,为转运军用物资修建了莱茵河至北海的运河;日耳曼总督克卢布罗在镇压高卢一带的海盗时,利用这条运河输送士兵^[5]。

二、罗马帝国镇压海盗的措施

为遏制与打击海盗活动,维护罗马帝国统治利

益与海洋霸权,确保社会秩序稳定与商业交通线安全,罗马帝国主要采取如下措施控制与镇压海盗:

(一) 组建帝国舰队

奥古斯都成为元首后,建立了正规舰队,舰队按军团编制,由罗马公民任军事领导,主要招募自由人和获释奴等作为士兵,帝国初期,其兵士总数逾3万。奥古斯都时期,被部署在塞留西亚、亚历山大城、普提奥里、撒丁尼亚、科西嘉、米森努姆和拉文那等地舰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地中海海盗,维护罗马海上交通与粮食供给安全。驻扎在多瑙河、莱茵河与黑海沿岸的舰队除负责边境防御外,也打击海盗,这些舰船日夜在黑海巡逻以镇压海盗活动。继奥古斯都之后,出于维护不列颠海域安全的需要,克劳狄乌斯建立不列颠舰队,其总部位于博洛尼亚,在肯特和丹佛设分部。以上三地是海盗活动的集中地,随着舰队的进驻,在公元3世纪前,海盗骚扰不列颠沿海地区的情况锐减。图拉真统治时期,因红海至波斯湾一带的海盗势力日盛,他建立了红海舰队打击海盗,维护该海域的交通安全^[5]。该舰队的职责主要是确保罗马同索马里兰、阿拉伯、印度等地的贸易安全,为防范波斯湾、红海海盗劫掠商船,他还派出有资深航海经验的士兵给商业舰队护航。马可·奥略留统治时,因毛里塔尼亚沿海的海盗经常出没在非洲和西班牙海滨,影响西地中海交通安全,他建立了毛里塔尼亚舰队,该舰队梭巡于东起西西里岛,西至直布罗陀的广阔海域。

(二) 特设专职官吏

为了清剿藏匿在各沿海地区的海盗团伙,罗马帝国设立专职官吏治理沿海地区。该官职拉丁语为“*praefectus orae maritimae*”,译为沿海事务官^[6]。早在共和国时期,行省总督就委派其下属警卫海滨的安全,查处与打击海盗。到帝国时期,罗马政府将这一做法推而广之,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沿海事务官是奥古斯都时期被任命治理西班牙西北沿海的盖乌斯·拜比乌斯^[7]。沿海事务官负责巡逻所辖海岸,发现并镇压海盗势力,打击海盗的破坏活动。例如,在维斯塔里斯致默西亚总督法比乌斯·撒宾努斯的信中就提到,该职务“负责部分希腊市镇的海防安全,铲除海盗势力,摧毁海盗在陆地上的巢穴”^[7]。普林尼在《通信集》中曾提及比泰尼亚——本都地区的沿海事务官,他列举了沿海事务官的役从数量:“20名来自行省驻军的士兵,10名骑兵和一位百夫

长”^[8]。当然,视海盗的规模,沿海事务官可调遣的士兵数量应不止于此。此外,沿海事务官还要受理有关海盗案件,遭受海盗抢劫的居民可直接向其报案,沿海事务官要搜寻并逮捕海盗并将其押解至行省总督处接受审判。

(三) 迁移沿海居民

为防范沿海居民沦为海盗或与海盗勾结,针对某些海盗活动频繁的沿海地区,罗马政府将那里的居民强制迁移到远离海岸的内陆生活。奥古斯都时期,达拉马提亚一带的海盗团伙众多,受其影响,许多贫民纷纷“下海”,企图通过海上劫持与勒索发家致富。为遏制海盗势力蔓延,奥古斯都没收该地居民的船只,责令他们退居至内陆生活,这样“这些居民就很难接近海洋了”^[3]。对于这些被强制迁移后的居民情况,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就阿狄爱人有如下记载:“阿狄爱人的原名为瓦狄爱人,该民族长于海盗活动,甚至数度袭扰罗马沿海地区,为此,政府把这些人强制性的迁移到内陆,并迫使他们务农。但是,他们所迁之处土壤贫瘠,根本不适宜从事农耕,更不会长出粮食,饱受摧残的阿狄爱人实际上已经被人们遗忘了”^[3]。在岛屿密布,海岸线绵长的希腊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为沿海居民的海盗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同样,罗马政府命令爱琴海沿岸部分地区的居民退居到海岸线以内生活。迁移沿海居民到内陆生活不失为防范海盗滋生、保护沿海地区居民免受侵害的有效途径。但从斯特拉波记述来看,它也反映了罗马帝国推行强权政治的一面,亦非清除海盗活动的治本之策。

(四) 摧毁海盗据点、控制海盗陆上交通线

海盗不可能永远孤悬海上,他们有自己的据点和中转站。就地中海看,海盗多以罗德岛和西西里为基地,并以此作为控制小亚细亚和东方贸易商路的堡垒;在劫掠成功后,他们逃到罗德岛、克里特岛或西西里岛等地进行销赃或负隅顽抗。非洲大陆的毛里塔尼亚也是滋生海盗的温床,这里的海盗基地繁多,居住在海滨一带及高地上的游牧民族,还在同罗马军队的屡次交锋中学到一些作战技巧,他们常到地中海及其沿海地区劫掠。在奥古斯都时期,他曾在毛里塔尼亚建立一些退伍士兵殖民地,旨在利用老兵作为制止海盗活动的力量。公元123年,哈德良在巡视毛里塔尼亚时,通过占领阿特拉大平原

地区、控制沿海一带城镇等措施遏止海盗活动。为切断海盗的陆上交通线,罗马帝国在沿海地区的重要道路和商路上设立警卫哨所,以维护贸易安全、打击海盗。警卫哨所本是提比略时期开始设立在道路沿线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的警察机构,图拉真统治时开始把警卫哨所延展到濒海地区,并派兵士守卫。如在黑海一带,海盗团伙劫持海上航行的商船之后,一般要把船开到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在那里换取粮食或牲畜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公元2世纪初,罗马在狄奥斯库里亚斯和皮提乌斯各设一个警卫哨所,并向附近地区派出相关分支机构,这些警卫哨所扼守于考卡苏斯的海盗交通线上,发挥了防止海盗登陆销赃,维护黑海北岸社会治安的作用。

(五) 加强港口防御

港口既是罗马帝国的海陆交通枢纽,又是舰队基地,所以有重兵把守。对于首都附近的奥斯提亚和拉文那两港,为防止海盗袭击事件再次发生^[4],奥古斯都派遣一支近卫军保卫奥斯提亚,多米提安则增建一支城市军团常驻于此,负责维护社会秩序,防范海盗侵袭。上文提到,拉文那港也驻有2支舰队,以确保首都粮运安全。亚历山大城是北非大港口,其政治、经济地位非同一般,亚历山大城舰队即驻扎于此,承担保护商旅和打击海盗的重任。此外,为加强防御,克劳狄乌斯还疏浚航道并加固其防御工事^[9]。黑海沿岸的派西斯港是重要的贸易通衢,这里三面环水^[10],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海盗的理想栖息地。为此,帝国政府加强了该地的防御。据斯特拉波说,“这里的兵力可以从容地应对任何自然灾害或海盗的袭击,他们起到了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在此片海域航行的作用,任何方式都是以防止和发现威胁力量并保证这里安全为初衷的,使港口与交通线有了安全保证,人们可以自由、安全地旅行并从事贸易活动了”^[3]。哈德良统治时期,他向黑海一带的其他港口和滨海要塞增派了大约5支辅助军大队的兵力(共计约5千人),这既因边境防御之需,也是出于加强港口防御、打击海盗的目的。

三、蛮族海盗入侵与 晚期罗马帝国

罗马政府的各项举措发挥了打击海盗、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作用。在公元1世纪至3世纪初,海

盗活动被压制在较小范围内,长期以来困扰罗马的海盗基本销声匿迹,再未出现过成群海盗肆行无忌的情况,海盗对海上交通已不构成任何威胁。自奥古斯都以后,罗马居民也极少因粮食短缺问题而发生骚乱。古典史学家塔西陀、苏维托尼乌斯等人均盛赞地中海世界的安宁和“人们能够自由、安全航行”^[11]的情况。在罗马帝国构筑的海上防御体系内,地中海及其他海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安全,来自小亚细亚、非洲的船只满载货物穿梭其间,罗马帝国内各地海上交流日渐频繁,从北方的日耳曼到南方的希腊,从东方的小亚细亚到西方的高卢与西班牙,各地依赖发达的道路和海路互通有无。罗马帝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日益密切,为进口丝绸、香料等货物,其贸易船队远至印度、伊朗等地,这些地方的考古发现了许多罗马帝国时期的银币。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不仅是罗马帝国经济发展水平所致,更得益于罗马帝国镇压海盗的措施得当。

通观罗马历史,海盗活动的低靡时期恰恰是罗马帝国的鼎盛之时,一言以蔽之,罗马帝国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是这种“河清海晏”景象的中流砥柱。但始自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国力江河日下,海防薄弱,海盗复苏。这一时期海盗活动的特点不同往昔,它主要表现为蛮族海盗(“蛮族”是罗马人对散居于边境之外的游牧民族的统称)大规模地海上入侵和劫掠,占领和抢劫内陆地区,甚至与驻守当地的军队交锋。因此,该时期海盗活动的性质与此前判若云泥,它已由国内安全问题转为大规模的外敌入侵。

蛮族人的生产力水平较罗马帝国低下,他们海上入侵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掠夺财富。自狄西乌斯(公元249~251年在位)始,蛮族海盗大规模侵袭罗马帝国海域,如亚得里亚海、爱琴海等,他们还劫掠潘菲利亚海滨和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地带的岛屿,从而拉开了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序幕。公元253年,哥特人纠集西徐亚和达西亚的日耳曼人,率舰船数十艘,沿黑海南下经博斯普鲁斯海峡闯入爱琴海,其锋芒直指以弗所,而镇守黑海沿岸的4支舰队竟然全无还击之力,致使蛮族人长驱直入。此后,东日耳曼人又从海上入侵,兼并了波斯普鲁斯王国,并全歼罗马帝国黑海舰队。加里恩(公元260~268年在位)时期,海盗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小亚细亚地区的海盗活动已波及派西努斯和爱菲苏斯等地。伯拉尼人亦于此时加入海盗行列,他们绕过本都王国,抢

劫派西斯港,嗣后攻陷特普苏斯的沿海城镇并大肆杀戮百姓,最后携大量战利品回返回其据点^[12]。公元268~269年间,蛮族人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联合组成了有2000只舰船、325000余人的舰队进攻色雷斯海岸,袭击拜占庭并继续劫掠爱琴海直至克里特,蛮族大军的主力直抵希腊北方重镇塞萨洛尼基。针对蛮族海盗的劫掠,菲利普(公元244~249年在位)曾派一支舰船驻防在恩伯利亚的派特拉城,以策意大利沿海安全^[13]。君士坦丁也一度重整旗鼓,加强海上力量以防御蛮族海盗,他还成功地扼制了擅于航海的萨克森、盎格鲁人对不列颠和高卢行省的劫掠,但终究回天乏术。君士坦丁逝世后,蛮族海盗活动范围之广、破坏性之大实属罕见,他们甚至沿海路向罗马帝国腹地行省挺进,这种趋势日渐加剧,罗马帝国终在蛮族人海陆并进的大规模入侵下沦亡。

就罗马帝国本身来讲,造成公元3世纪以后蛮族海盗海上入侵具体原因遽难委悉,主要可归纳为:

第一,统治者的腐败与军队的堕落是诱发蛮族人海上入侵的根本原因。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早在公元2世纪末期,帝国的统治阶级就出现了腐化的端倪。随着公元3世纪危机的不断加剧,皇帝频繁废立,镇守一方的行省总督也趁机攫取帝位,军团将士亦多有骄矜之志,他们不为国家赴难反而比肩接踵窃夺国柄,或是敲诈勒索、予取予求。至此,罗马帝国国力衰落、社会动荡混乱,各地民众起义持续高涨,蛰伏了近200年之久的海盗、绑匪及各种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与蛮族海盗的入侵遥相呼应,荡涤着罗马帝国的统治。

第二,制海权的衰微是导致蛮族海盗海上入侵的直接原因。罗马帝国前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制海权的依托,巡航于各个海域的舰队和驻防在边疆上的军团是罗马帝国制海权的支柱。罗马帝国前期,海上力量达到了巅峰,士兵气盛志锐,舰队装备水平与战斗能力更是后来的蛮族人所不可企及的。强大的海上力量是保卫海疆安全、遏制海盗活动的关键因素,支撑这种海上力量的则是罗马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公元3世纪后,驻防在各海域的舰队训练废弛、防御心理松懈、作战技能退化,如上文所述,在东日耳曼人攻击下,罗马帝国的黑海舰队一击便溃。海上防御体系的瘫痪,为蛮族人大规模的入侵打开了突破口。

四、结 语

古罗马时期海盗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罗马帝国初期,海盗“割而未除”,仍是国内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大敌之一。对此,罗马帝国承袭并完善了共和国时期以正面打击为主的策略,建立了防控结合的战略机制,重在通过诸如建立舰队、整肃沿海地区、强化对岛屿和港口的控制等多种措施对海盗大张挞伐,遏止其势力蔓延。这些措施得宜,是罗马帝国在打击海盗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发挥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拉动国内外经贸发展等作用,显示出罗马帝国已将海上安全问题提升到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稳定的高度。而自公元3世纪后,罗马帝国国力日渐衰弱,海防空虚,大量蛮族海盗乘隙而入并肆意劫掠罗马帝国内陆各行省,因此,这一时期海盗活动的性质亦从国内矛盾转化为外敌入侵,这种对抗性矛盾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外部原因。

参考文献:

- [1]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徐松岩, 黄贤全,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 阿比安. 罗马史[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Strabo The geography[M]. London: The Loeb Classical Press 1927
- [4] Dio C. Roman history[M]. London: The Loeb Classical Press 1914
- [5] Tacitus The annals[M]. London: The Loeb Classical Press 1931
- [6] Berger Adolf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M]. Clark: The Lawbook Exchange Press 2002
- [7] Chester Star Coastal defense in the Roman world[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93(64): 63-67.
- [8] Pliny Letters[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M cary, 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1974
- [10] Benjamin, Isaac The limits of empir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11] 苏维托尼乌斯. 罗马十二帝王传[M]. 张竹明, 王万新, 蒋平,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2] Parker H M 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8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pirate

LI Dawe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to fight against pirat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of pirate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exist historical reasons and present reasons of these pir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oman Empire, the existence of pirates actually affect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Therefore, the Roman Empire had to set up imperial fleet and assign special officer to fight against the pirates. However, the invasion of the barbarian pirates still sped up the end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Key words the Roman Empire; the pirate; the barbarian pirate; Mediterranean

(上接第 87页)

Marx's view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CHEN Yuzhou^{1,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deeply the change of Marx's attitud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aper,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alyzes Marx's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thinking circle at that time, Marx's attitud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anged from admiration to introspection with negation, and it was also full of sincerity of expect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t sh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China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Key words Marx;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world history; modern significance